

《且歌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6年12月01日

开本：16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-胶订

是否套装：是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05738713

编辑推荐

- 1.一部电视剧化潜力很大的古言小说。故事情节复杂，从女主被男主欺骗，到两人冰释前嫌重归于好，到太子插足形成三角关系……一波三折，非常精彩。
- 2.男主和男二皆是腹黑角色，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角色，刻画难度非常大，但作者成功塑造出思想性格复杂、腹黑而又能讨读者喜欢的角色。人设新颖而深刻。
- 3.全书以*人称写成，可以说是一部古代公主恋爱、受虐、成长日记。女主性格热情奔放，神经大条中又带着悲悯、包容的胸襟。这种人物性格使得全书轻松幽默，但又笑中有虐，令人读着读着生出对女主的万般心疼。
- 4.作者十年一信为磨铁重点签约作者，作品众多，屡屡获得女频通关大赛*名，网络人气很高。
- 5.知名古风画师呀呀为本书亲自绘封面插图。
- 6.鲜衣怒马少年时 / 且歌且行且从容
他每一次离开我，或者将我越推越远，我都没察觉。
于世间情事，我太迟钝。
仅有一次的机敏，是我猜到了*后的永别。
随书附赠画师 呀呀 亲绘精美海报

内容简介

在世人眼中，他或许是个优秀的驸马，风流儒雅、温柔体贴，斗权臣、除奸佞，平谋反、报父仇，事事不在话下。她也许是个恶毒的公主，任性妄为、恃宠而骄，毒弑君王、谋杀亲夫，亲斩腹中骨肉，甚至与皇兄有染。薄幸驸马的反复无常，少年天子的入骨诱惑。一个是蓄谋已久的全身而退，一个是处心积虑的欲罢不能。她曾经爱过一个人，爱到背叛了全部信仰。当他阴毒的面具终于被撕下，每一次错过都变成令她心碎的阴谋。若贪欢避世终不能逃出诡谲波澜，不若站上风口浪尖附和笑谈。若仇恨不曾鞭策，若命运未雨绸缪，谁忍清笛渐响渐远，相思终成错。

作者简介

十年一信，白羊座，喜欢阅读和电影，最喜欢的是靠在床上开着窗户听着街上的大喇叭声发呆，心静自然凉。诉说的欲望来自于对浪漫体验的幻想，那些未来的没来得及发生的期待，我在故事中成全我自己。代表作品：《我爱你，蓄谋已久》《妃子杀》《豪门艳：涩女时代》《我的亡国之君》。

目录

上

第一章 肯爱千金轻一笑

第二章 自在飞花轻似梦

第三章 相思休问定何如

第四章 暗里忽惊山鸟啼

第五章 鸿雁在云鱼在水

第六章 花前对酒不忍触

第七章 花前对酒不忍触

第八章 草色烟光残照里

第九章 绿暗红嫣浑可事

第十章 万叶千声皆是恨

第十一章 紫薇朱槿花残

下

第一章 满地残红宫锦污

第二章 看见落花能几醉

第三章 芭蕉不展丁香结

第四章 当时共我赏花人

第五章 东风又作无情计

第六章 桃杏犹解嫁东风

第七章 同床异梦怎奈何

第八章 渐行渐远渐无书

第九章 离愁正引千丝乱

第十章 歌尽桃花扇底风

番外 郁如意 昭君不惯胡沙远

番外 梦中未比丹青见

尾声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第一章肯爱千金轻一笑

我和容祈有史可考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帝京主道香安街上，那天他坐在轿子里，香车宝马声势浩大。我挤在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中，对他这个狗仗人势的行为十分不屑。

我看不起容祈，我觉得他就是个吃软饭的。

容祈是父皇亲封的靖王爷，也是定安国唯一的外姓王爷，他早早死掉的父亲只是一名太医，而他能够获得王爷这个殊荣，大抵是为了配得上驸马爷这顶高帽子。而我，正是那

位一出生就被许配给他的倒霉公主。

他爹死后，容祈自小随他母亲生活在漠北军营，那位战功赫赫的秦将军是他的舅舅。现在容祈长大了，我也长大了，所以他回来了，不久以后我大概就要嫁给他了。

这件事情被定下的时候，我不过是刚落地的奶娃娃，没有反驳的能力，但是现在我想反悔了。我是个肤浅的公主，我不喜欢军营里长大的粗野蛮夫，相比之下细皮嫩肉的翩翩公子更合我意。可带大我的紫兰姑姑说，父皇君无戏言，哪怕我寻死觅活绝食上吊，也不可能改变终将被嫁掉的命运。

容家这次举家由漠北迁回帝京，大约带了近百十号口子，我看着我们顾家的子民对这个姓容的膜拜羡慕，觉得他是个很造作的人。

那车队像个大扫把，从城门外慢慢扫进来，眼看着就要走到眼前，描红一边跳脚张望着马车里的人，一边嘀咕着：“公子，咱们驸马爷这派头挺足啊。”

描红是个急性子，我还没嫁呢，她先一口一个驸马爷唤上了，这都是我惯坏的。我拽了把描红的胳膊，又转头对刀不离手的吟风扬扬下巴，催促道：“走走走，吟风开路，咱们从人堆儿里挤出去。”

但是这人堆儿太结实了，我们逆着人流挤了会功夫，始终没有进展。吟风在犹豫要不要拔刀吓条出路来，我担心靖王府的侍卫拿我们当刺客，还是叫她算了。

在我们往外挤的这段时间里，车马已经靠近了，我背对着他们，只看到周围的人都在拥挤着向后退，个个张着嘴巴像是在吞鸡蛋，描红拉了我一把，惊叫：“公子小心！”

不知道是哪个没长眼的推了我一把，我转过身时只看到一匹受惊的马正对我扬着马蹄子。我吓得差点摔倒，吟风嗖地拔出腰刀，闪到一旁，手起刀落，血光四溅。

群众惊叫退散。

乖乖，吟风下手太狠了，直接把那马头给剁了。第一章肯爱千金轻一笑

我和容祈有史可考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帝京主道香安街上，那天他坐在轿子里，香车宝马声势浩大。我挤在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中，对他这个狗仗人势的行为十分不屑。

我看不起容祈，我觉得他就是个吃软饭的。容祈是父皇亲封的靖王爷，也是定安国唯一的外姓王爷，他早早死掉的父亲只是一名太医，而他能够获得王爷这个殊荣，大抵是为了配得上驸马爷这顶高帽子。而我，正是那位一出生就被许配给他的倒霉公主。他爹死后，容祈自小随他母亲生活在漠北军营，那位战功赫赫的秦将军是他的舅舅。现在容祈长大了，我也长大了，所以他回来了，不久以后我大概就要嫁给他了。这件事情被定下的时候，我不过是刚落地的奶娃娃，没有反驳的能力，但是现在我想反悔了。我是个肤浅的公主，我不喜欢军营里长大的粗野蛮夫，相比之下细皮嫩肉的翩翩公子更合我意。

可带大我的紫兰姑姑说，父皇君无戏言，哪怕我寻死觅活绝食上吊，也不可能改变终将被嫁掉的命运。容家这次举家由漠北迁回帝京，大约带了近百十号口子，我看着我们顾家的子民对这个姓容的膜拜羡慕，觉得他是个很造作的人。那车队像个大扫把，从城门外慢慢扫进来，眼看着就要走到眼前，描红一边跳脚张望着马车里的人，一边嘀咕着：

“公子，咱们驸马爷这派头挺足啊。”描红是个急性子，我还没嫁呢，她先一口一个驸马爷唤上了，这都是我惯坏的。我拽了把描红的胳膊，又转头对刀不离手的吟风扬扬下巴，催促道：“走走走，吟风开路，咱们从人堆儿里挤出去。”

但是这人堆儿太结实了，我们逆着人流挤了会功夫，始终没有进展。吟风在犹豫要不要拔刀吓条出路来，我担心靖王府的侍卫拿我们当刺客，还是叫她算了。在我们往外挤的这段时间里，车马已经靠近了，我背对着他们，只看到周围的人都在拥挤着向后退，个个张着嘴巴像是在吞鸡蛋，描红拉了我一把，惊叫：“公子小心！”不知道是哪个没长眼的推了我一把，我转

过身时只看到一匹受惊的马正对我扬着马蹄子。我吓得差点摔倒，吟风嗖地拔出腰刀，闪到一旁，手起刀落，血光四溅。群众惊叫退散。

乖乖，吟风下手太狠了，直接把那马头给剁了。在皇宫里住得久了，多恐怖血腥的事情都见过，除了有点腿软，我也还算镇定。靖王府的侍卫已经杀过来了，吟风被他们当做刺客围住，未免节外生枝，我冲吟风使了个眼色，拉着描红藏进蚂蚁似的人潮中。吟风身上有宫里的腰牌，靖王府就是再凶神恶煞，也不会拿她怎么样。但是我不想被他们看到。描红问我：“公子，您要见驸马，直接召见便是，何必非挑这个时候溜出来，也瞧不见他的模样。”我三言两语地解释起来，跟帝王家打交道的人，都是很会演戏的，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不说，在皇帝和群众面前，绝对也是两个样子，我就是想看看他的另一个样子。描红在旁边夸我谨慎，其实我这不叫谨慎，不过是闲大发了。比起太子那帮人，我算是宫里最缺心眼的了。“吟风太暴力了，以后怕是嫁不出去的，哪里像描红你这么温柔，不如把你嫁给她算了，让她当男人保护你。”路上无聊，我拿描红打趣。

描红脸一红，嗔一声：“公子……奴婢……”“好啦好啦，”我接住描红的话，说道：“你要伺候我一辈子是不是？便是你愿意，你宫外那位情郎阿哥还不愿意呢，再拿这种话哄我，小心治你个欺君之罪！”

描红的脸红得益发像个苹果，我大步流星地走着，稀里糊涂就拐进了七里铺。今日帝京里活跃着的百姓，大多都去看靖王爷的大驾了，平常最繁华的七里铺，这才显得格外冷清。前头有家铺子外却围了不少人，招牌匾子上还蒙着快红绸子，应是正要开张。描红知我是个爱凑热闹的人，下意识朝那方向加快了脚步，我随着描红走近，刚将她叫住，便看到那绸子被揭下来，牌匾上书着“秦城画坊”四个大字。原不过就是个卖画儿的。我素来喜爱丹青，尤爱先皇顾景痕的水墨，对描红如此百般纵容，也是因为她实在有双识画的慧眼，便是再逼真的名家字画贗品，过了她的眼睛马上变得不值分文。我稍驻足留意，听里头那掌柜的在同围在铺子外的看客说，他们这里三日后要搞个品画的比赛，说是会挑选十幅墨宝，其中有真品亦有造诣极高的贗品，请各位雅士行家前来品鉴，若是能将十幅图的真假全部辨认出来，便可得百两赏银。“这掌柜的真小气。”我对描红扬了扬下巴，打算回宫再议。奈何那掌柜的耳朵尖，拨开人群走出来，抱拳道：“公子留步。”我没回话，描红便代我问他，留步作何。那掌柜的小心眼儿，非让我将方才的话做番解释，我赶着时间，觉得这掌柜的要我解释便是故意在找人打脸，既然他脸都伸出来了，我也不好意思驳了他的请求，清了清嗓子道：“你这赛事，不过是为自家铺子做个宣传。一来以斗画为彩头，打些名气，二来，前来斗画的定也是些懂画爱画的行家，正是你这铺子的客源，第三么，这帝京里头喜欢冒充文人骚客鼓弄字画儿的人在所多有，但大多品不出个好赖，届时你随便拿出三两幅真品，叫各位行家给品过了，大家买的放心，你顺便赚个信誉，还能趁时抬高价钱。这赛事能给你带来的收益远不止一百两，掌柜的自然是小气了。”这道理我也是从妓院的甄老鸨那里领会来的，这斗画和她家醉生阁每年一次的头牌竞选异曲同工。众人觉得我说的有两分道理，便也跟着点头。掌柜的倒也不觉得难堪，拱了拱手，含笑道：“公子想必也是懂画之人，不知三日之后，是否有时间前来一试？”我这混吃待嫁的公主，自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，但那一百两银子对我也没什么诱惑，我便假装做了番犹豫。掌柜的还抱着拳站在那处，一动不动以示诚意，若我不点头，他就打算僵死在那里似的。看了看跃跃欲试的描红，我敲敲手中的折扇，同掌柜商量道：“若是本公子赢了，不仅要你那一百两银子，掌柜的还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”“何事？”中年人问。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